

報春集

报告文学



報春集

本社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报 审 集
本 社 编

版 (广州光孝路47号)

报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新华书店发行

电印刷厂印刷

号: 10111 • 643

书号: 222

61 × 107 毫米 1/32 • 5 5/8 印张 • 2 插页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100 定价: (5) 四 角

报告文学十篇。这些作品真实地报告了工农兵群众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风格；报告了各条战线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光辉成就；报告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昂扬的革命斗志和巨大的创造力。作品热情饱满，行文比较朴素，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目 录

万顷碧波一点红·····	海 沫 (1)
車从深圳来·····	华 棣 (22)
陣地·····	河 星 昌 前 (49)
压倒邪气·····	张 梁 (59)
林举瑞和机帆船·····	林 里 (67)
祥叔·····	张 緯 关振东 (87)
忠心耿耿·····	张漢霄 (108)
鮮紅的历史·····	沈仁康 (125)
经历·····	仇智杰 (140)
李杰和他的小木棚·····	袁效賢 (167)

万頃碧波一点紅

海 沫

一九六三年国庆节前几天，我們来到珠江口外面对澳門的某島，訪問屹立在祖国南海前哨的人民解放軍某部鋼八連。八連的前任指導員刘福臣同志和我們同行，他領着我們穿过島上的小村，踏上崎岖的山路，在暮色蒼茫里来到了半山腰上的八連連部。

山嶺的清晨

第二天清晨，当八連战士們已經在营房前的操场上集合早操的时候，我們随着刘福臣同志登山“散步”，爬上了小島的山嶺。

站在这里，我們迎着习习的凉风，俯瞰全島，环顧四海。向北望去，隔着一千多米的海面，就是澳門，那里的街道、房屋、車輛、行人，历历如在目前。和它毗連的氹仔、路环两个小島，就显得更近了。东北方向的氹仔，和这里相隔只有七百多米，那边碼头上写着字，都能隱約辨認出来。路环在东边，比氹仔稍远，但是那边的庙宇、房屋、道路，也都能看得清楚。

这时的澳門，仍然閃亮着点点綠色的疲倦的灯光。資本主义世界里那些把黑夜当做白昼的人們，那些盤踞在澳門的美蔣特务分子們，大概刚刚結束他們荒淫无耻的夜生活，还没有进入他們的“黑夜”吧！而那些掙扎在飢餓綫上的劳苦大众，又早已在为一天的生活，在澳門的街头巷尾奔忙起来。刘福臣同志指着那边一幢幢楼房，告訴我們哪里是美蔣特务盤踞的巢穴，哪里是資本家花天酒地、縱欲揮霍的銷金窟，哪里是被剝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栖身的草寮茅棚。还一一指点出許多罪恶的场所。

这时，紅日从东方升起，远处幢幢的島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海面上漸漸熱鬧起来，漁船一艘一艘扬帆出海；从澳門駛出的游艇，和附近島上生产队的机帆船，在海上擦肩而过。一平如鏡的海面上，划出了一条条縱橫交錯的水道。我們正注視着海面，刘福臣同志又补充說：“你們看这海面表面上好像很平靜吧？可是，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八連上島那天起，这海面上一刻也沒有平靜过！美蔣特务曾經在多少个黑夜里，偷偷潜水游过这段海面，阴谋到小島上来放毒、爆炸；澳門的游艇，竟几次三番駛到八連陣地前面，在人民战士高貴的眼睛前面，展览資本主义世界最丑恶的东西：被雇佣的娼妓在游艇上跳搖摆舞、阿飞舞，袒胸露腿进行可耻的誘惑！那些来往于澳門的船只，几乎天天要在島上接受八連战士們的检查，夹杂在漁民中的別有用心的坏分子，不断地用澳門带来的香烟、糖果、面包、罐頭引誘战士們，嬉皮笑脸地要战士們尝一点，吃一点。就是那时涨时落的海水，也

經常把澳門的膠花、膠鞋和罐頭帶到小島的岸邊。……”想想看，十一年來，將近四千多個晝夜里，我們的階級敵人越過這海面，對八連進行了多少次硬的進攻，軟的誘惑！

小島山巔的一瞥，給了我們多么深的感受啊！八連面臨的是這樣一個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整整十一年，他們在這裡站住了腳跟，堅守了陣地，粉碎了階級敵人有形無形的破壞，頂住了形形色色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這是多么值得歌頌的英雄業績！

堅硬的岩石

我們怀着欽敬、仰慕的心情，請八連的同志們談談他們怎樣在階級鬥爭的險風惡浪中站穩了腳跟，怎樣制住了無數妖魔鬼怪的鬼魅伎倆。連長李守義側著頭想了想，說：“盤踞在澳門的美蔣特務機關，不知對我們進行過多少次破壞。他們派人給我們埋過炸彈，他們要在我們的水井里放毒，他們還使過‘美人計’，想把我們的人拉過去。可是，他們的陰謀鬼計，一次又一次失敗了。去年下半年，他們對我們進行過幾次爆炸，可是他們根本不敢接近我們的陣地。不錯，他們的炸彈響了一次，不過不是在咱們島上，而是在海上！”這個礦工出身的老戰士，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已經鍛煉得精明強悍，他指着連部左邊幾米遠的一塊巨大的岩石說道：“當然，敵人是不会死心的，處在這樣尖銳的鬥爭環境里，我們睡覺都要睜着一隻眼。我們就要像這塊大石頭那樣堅硬，那樣經得住狂風暴雨的襲击！”

我們請他們談談對敵鬥爭中的好人好事。李守義正和刘福臣一起扳着手指頭回想一个个英雄戰士的名字，指導員介長明建議去看看他們的榮譽室，他說：“英雄人物的事迹，都已經畫成連環畫了。”

小小的榮譽室，琳琅滿目，豐富多采。那里面有八連在過去的战斗和工作中獲得的各种獎旗、獎狀和獎品，有全連几个苦孩子的苦難家史，有反映戰士們艱苦的建島劳动的各种實物，比如戰士們用過的磨禿了的鋤鏟，自己燒的木炭，自己種的烟葉等等，還有美蔣特務機關“送”來的炸彈。特別吸引我們注意的，是那本“榮譽登記簿”和那几套連環畫。

連環畫上的英雄戰士們，一个个精神奕奕，生龍活虎。你看，戰士黃錫基正在檢查一只小船，两个獐頭鼠目的家伙，給他遞過來澳門的香烟，嬉皮笑臉地說：“烟酒不分家嘛，抽支烟有什么关系？”可是，黃錫基圓睜两眼斬釘截鐵地說：“人民戰士就是要跟你們分家，快把你那髒東西收起來！”就在这只小船上，黃錫基搜出了一船違禁品，捕獲了走私集團。

我們邊看，刘福臣同志邊解釋：戰士們几乎天天都會在檢查船只時，遇到船上的人遞給他們紙烟和糖果，戰士們雖然都拒絕了，但是並不覺得這有多大关系。黃錫基抓住了走私集團，大家的警惕性更高了，懂得了吸一支烟、吃一顆糖，在這裡也是階級鬥爭，從此大家有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對澳門的東西一不吃，二不要，三不買，四不動。十一年來，八連戰士中的確沒有一個人吃過澳門來的一塊糖，抽

过澳門的一支烟，拣过由澳門漂来的一件东西。

对待坏分子的一支烟，一颗糖是这样，对待阶级敌人美女的诱惑，又该如何呢？你看，战士陈干辉，是个多么纯洁的青年战士，他随着八连的群众工作组来到八连下面的小渔村发动群众，一个妖妖怪怪的妇女，分外热情地招待他，施展出许多无耻的手段勾引他。陈干辉从一开始就怀着戒心，他警惕地观察着，当她一露出狐狸尾巴，公安部门就把她逮捕了。原来这是一个美蒋特务的老婆，她竟想把他拉到澳門去呢！

美人计对八连战士不起作用，金钱又能有什么作为？你看战士容雅顺，他正威风凛凛在海边执勤，有一个家伙驾着捕蚝的滑泥板，偷偷划过他的哨位，驶向澳門。容雅顺一再命令他停下，他居然不听命令。容雅顺端起冲锋枪，砰砰砰三个点射，好家伙，子弹像扇面一样，落在他的滑板前面。坏蛋吓破了胆，乖乖地划上岸来。可是这家伙还不甘心失败，一上岸他就拿起两叠厚厚的人民币，鬼鬼祟祟递给容雅顺：“这里没有别的人，这是兄弟的一点小意思。”这不是对人民战士最大的侮辱吗？容雅顺怒不可遏，一脚把两叠钞票踢得老远，大声斥责：“瞎了你的狗眼！想用这肮脏手段拉拢人民战士，办不到！”坏蛋落网了，经过审问，原来这是个企图外逃的反革命分子！

富贵不能淫，威武岂能屈？另一套连环画上，出现了一个新战士只身制服六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的惊险镜头。这个战士在执勤时发现了六个偷渡犯，这些家伙眼看滑不过去

了，驕地拔出尖刀，惡狠狠地要來拼命，但是他毫不慌張，鎮定地把槍口對準着壞蛋們，大喝一聲：“放下刀子，一個個走過來！”這伙反革命分子被他的大無畏精神震懾住了，一個個乖乖地束手就擒。

面對着這些英雄戰士的光輝事迹，我們多么想見見這些英雄戰士，可是連長說：“他們都是老戰士，有的調動了工作，有的退伍回鄉了。”我們正感到遺憾，連長說：“新戰士里面，也有好樣的。”他轉過頭去，眼睛在操場上射擊預習的戰士群中搜索：“看那邊第三個，一九六一年入伍的郭國安，這小伙子不簡單，兩年多已經抓到三十多個偷渡犯，被立為執勤標兵。”連長的臉上，出現了滿意的笑容，補充了一句：“兩年前，他還是個新兵，頭上的短发亂蓬蓬的，手上經常沾着斑斑點點的藍墨水，是個不折不扣的孩子！”

走出榮譽室，我們又一眼看到了連部旁邊的那塊巨大的岩石，記起了連長剛才說的那兩句話：“我們就要像這塊大石頭那樣堅硬，那樣經得住狂風暴雨的襲擊！”過去的四千多個晝夜里，鋼八連的同志們，不正是像這塊堅強的岩石一樣，在階級鬥爭的風浪里，始終巍然不動嗎！

島上處處是課堂

這時候，我們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八連同志們能夠頂得住階級敵人硬的軟的各種各樣的進攻？為什麼能夠面對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一塵不染？他們的堅強的力量，來自哪里？我們請劉福臣同志和八連幹部們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說，這是人民解放軍的“傳家寶”——階級教育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他們說，島上到處是他們進行階級教育的活課堂，澳門資本主義世界光怪陸離的各種現象，都是他們進行階級教育的活教材。他們說，不妨到執勤點看看，那里就是他們進行階級教育的第一個課堂。

於是，劉福臣同志領着我們來到了執勤點。這里當然並不真的有什麼課堂，有的只是碼頭、崗亭、營房和塹壕。

站在執勤點的崗亭前，劉福臣同志不禁回想起了他剛上島時的情況。當時，這個來自華北平原的老戰士，帶領着一批入伍不久的戰士，來到了這個新的戰鬥崗位。他說，部隊從大陸來到荒涼的海島，面對澳門資本主義腐朽世界，過着十分艱苦的海島生活，擔負着非常艱巨的建島、守島任務，他，作為一個連隊黨支部的書記，不能不考慮新的環境里可能出現的新問題，不能不想到在這複雜的階級鬥爭最前線的繁重的思想工作。怎樣使這些年輕的戰士，在資本主義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面前，辨別清楚是非、美丑、善惡和香臭，從而站穩腳跟呢？這個在解放戰爭時期經過新式整軍運動的老戰士，這個剛剛參加過全歼在廣東陽江黃花環登陸的美蔣武裝特務的戰鬥的連隊指導員，這個解放初期汕頭地區的土改工作隊員，站在執勤點，立即想起了階級教育這個“傳家寶”。他和連里的幾個幹部一合計，就在這里上起了第一課。

他把戰士們帶到了執勤點的前沿陣地，面對着一水之隔的澳門，講帝國主義侵占澳門的罪惡歷史，講澳門的社會情

况，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本质，讲美蒋反动派利用澳门所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他指着战士们亲眼目睹的一事一物，告诉战士们：澳门的高楼大厦、汽车游艇是什么人享用的，西服革履、绸缎呢绒是什么人穿着的，山珍海味、羊羔美酒是什么人吃喝的；而那边草寮茅棚里住的是什么人，街头巷尾流浪求乞的又是什么人。他又让战士们想想，自己家乡逃亡的地主恶霸哪里去了，他们不就在对面路环的几排白色房屋里成天梦想着反攻倒算！

这一课，可真使战士们大开眼界。他们觉得自己的眼睛明亮得多了，自己的脚跟站得稳当得多了。他们要求指导员多上这样的课。从此，每年新战士一来到小岛，第一堂课就是在这里讲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

渐渐地，这种对比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起来，方法也越来越灵活起来。哨兵观察到了对面码头工地上监工把工人吊在树上毒打，马上建议干部组织战士们到这里来“上课”，哨所就成了课堂，战士们在这里边看边讨论两种社会工人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

战士们在海滩上救起过一个老工人和一个青年渔民，他们在澳门都有过苦难的遭遇。于是，海滩便成了他们的课堂，战士们一边听老工人、青年渔民的哭诉，一边愤怒地控诉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那个老工人在氹仔爆竹厂里受了几十年的剥削，到头来全家被杀，他只身泅水逃命。那个青年渔民，带着妻子、驾着自己的渔船到澳门买东西，回到码头，他的渔船和船上的妻子被澳门的流氓抢走了，万般无

奈，他只有跳海自杀。这些，唤起了战士們的階級的仇和恨。他們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苦难的童年来。战士张虾仔一家被恶霸地主逼得一貧如洗，他媽媽辛辛苦苦养了几只鴨子，帶着他到澳門去卖，可是澳門的流氓把他們的鴨子搶个精光，还把他母子毒打了一頓；战士梁柔、李德芬多次被人販子轉卖，梁柔至今还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李德芬直到来到了八連，才在党支部的帮助下找到了失散十多年的哥哥。这时，坚强的战士流下了階級同情的热泪；他們的胸中燃起了强烈的階級仇恨的怒火，他們的眼睛也变得更銳利了。

階級教育的新課，一堂又一堂上下去：刮台风了，島上群众的房屋被刮坏了，在八連和公社的帮助下，三、四天里就修好了，而澳門被刮倒的草寮茅棚，几个月后还修不起来，多少穷苦人民长时期流落街头；資产階級軍隊的一个連长，可以隨便毆打雇佣的士兵，走动时还得要人打鼓吹号迎送，而我們的干部却和战士們同劳动、同操作、同吃、同住，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自己的階級兄弟。……战士們又一次次来到海边，进行对比。这一桩桩、一件件，战士們越看，階級界限就越清楚，越能分清美恶、香臭，越比，就越发热爱社会主义，憎恶資本主义。

站在执勤点的崗亭旁，望着那救起老工人的海濱，想像着那一堂堂生动、深刻的階級教育課程的情景，我們找到了那孕育着八連战士們的英雄气概的胚胎，看到了八連战士們力量的源泉。

在工地上

这几天，八連战士們正进行紧张的建島劳动——他們正用自己的双手在半山腰修建飯堂和宿舍。我們抽了一点時間，来到他們劳动的工地上。

战士們戴着草帽，穿着打滿了补釘的旧軍衣，在工地上打石、挑沙、挖土、挑水、和泥，滿身灰土。可是他們一个个輕松愉快，动作熟練，歌声笑語，不时飞来。

我們在人群里找了好久，才看见帶队的副連长杜金才同志，在那里埋头挖土，他的装束和战士們一模一样，要不是他的年龄看起来比战士大一些，嘴边有些鬍髥，誰能認出他是一个干部？这个一九四七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战士，以島为家、以連为家的精神，受到了全連同志的称贊。去年他探家时，正碰上他家乡发大水，他在家里急得坐立不安，便提前几天出发，趟了三十多里路的泥水，按时赶回海島，投入了建島劳动。

一位正在八連体驗生活的部队作家，給我們介紹劳动情况。他說，論劳动，八連干部干得比战士們更猛。矿工出身的連长李守义，劳动活样样都来得，国防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他一連一个多星期沒离开过工地。白天，他跟大家一起劳动，晚上到处检查，寻思进一步提高工效的办法，实在劳累得不行了，就在大石块上躺一躺。不一会，捧把泉水擦擦脸，又繼續工作。正、副指导員和几个排长，都可以和年輕战士們賽一賽。

談起部队的劳动情况时，連长李守义說的不是怎样动员战士們积极劳动，倒是怎样限制战士們干得太猛。他說，战士們干活是一个賽过一个，强中更有强中手，挑土、担沙，小伙子們挑着二百来斤一担，上山下坡，行走如飞。小伙子們越挑越重，来自湘西山区的苦孩子黃吉生，一次竟挑过二百六十斤。干部怕累着了战士們，想出了规定重量、速度和过秤等等办法，才稍稍压住了战士們那股“冲劲”。他說，就是那些中学生，来到这里不过一年多，也一个个学会了几手劳动本領。他指着那边那个休息時間还不肯停下来的細长个儿，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战士說：“他叫欧习文，两年前刚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上島那天，他的背包是老同志帮助他背的，他空手上山还累得气喘吁吁，滿头大汗。开始一段時間，他最怕出公差、干劳动活。从碼頭背米到厨房，他背的是老战士背的一半重，上山时还一步也直不起腰来。后来，他慢慢地跟着老战士干活，先干輕活，漸漸地干重活。现在，他抗着百来斤东西走路已經不在話下，他的腰直起来了，脚步硬朗了，肩膀有力了。现在誰要是再提起他当年怕出公差、怕劳动的事，他的脸就要涨得通紅。”

这时，指导員領着一个膀圓腰粗、滿脸紅光的小伙子，来到我們跟前，介紹說：“他叫欧阳德安，两年前是个高中二年級学生，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人。你們跟他談談，他劳动鍛炼得很不錯。”欧阳德安是个豪爽的小伙子，他直率地告訴我們，刚入伍的时候，他还帶着他那些心爱的外文书，想在部队抽時間好好溫习，准备将来繼續升学。来到这

里，他跟着干部和老同志們一点点学着上山打柴，打石鋪路，修营房，做工事，漸漸地尝到了劳动的乐趣，亲身体会到了劳动創造世界的意义。他兴奋地說：“现在，我住着自己参加劳动修起来的营房，走着自己双手鋪出来的山路，吃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蔬菜，觉得心里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香甜滋味。”所以，他爱上了劳动，他爭着搶着干，他的体重两年里增长了四十多斤。他說，现在指导員虽然还鼓励他抓紧空余時間复习他喜愛的外文，可是，他却更爱在劳动中鍛炼自己。他愉快地告訴我們：他們把汗水洒在这个小小的海島的山头，同时却把劳动观念、階級观念凝聚在自己的心头。現在他們看問題，就和刚上島时不同了：如果說那时他們中还有个别人对資本主义世界那些花花綠綠、形形色色的怪現象認識不够清楚的話，那么現在他們对資本主义世界少数人不劳而获的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觉得是那样的卑鄙和可耻。欧阳德安伸出他那双长着厚厚的老茧的手對我們說：“他們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多么可耻！我們依靠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热汗創造的朴素的生活，才是最高尚的生活。”

听着欧阳德安这一番話，我們感到莫大的欣慰。是啊，劳动，使战士們的階級观点得到了鍛炼；劳动，使他們有了更加有效的防腐剂和抗生素，使他們能够更加有力地抵抗和击退資本主义思想的侵蝕。刘福臣同志对这点体会頗深。他說：“最明显的就是在國內經濟生活碰到暂时困难的时期里，我們就是用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了困难，表现出了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气节。”他說，那时候，党支部发动战士們